

埋伏

方方——著



方方·中篇小说系列

风景

祖父在父亲心中

埋伏

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

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

万箭穿心

涂自强的个人悲伤

人民文学出版社



埋伏



方方——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埋伏/方方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方方中篇小说系列)

ISBN 978-7-02-010263-1

I. ①埋… II. ①方…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33452号

责任编辑 杨 柳

装帧设计 李思安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65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1.375 插页1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5年1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263-1

定 价 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目 录

无处遁逃	001
随意表白	054
行为艺术	108
埋伏	176
何处是我家园	222

无处遁逃

—

李立夏气喘吁吁赶到严航家时，严航正好不在。安晓月说严航到复印中心去了。安晓月是严航的老婆，李立夏在大学时便认识她。李立夏总对严航说你找个文艺界人士做老婆，凭空多出多少危险。严航不以为然。安晓月是他的邻居，两人自小青梅竹马，感情深厚。严航说只要你爱上一个人，你就晓得有些人明知对方是个坏蛋也一定要和他在一起这个道理。李立夏便笑严航是个理想主义者，到了如此年代居然执迷不悟。李立夏是很讲实际的。李立夏一毕业就同他所在的理工学院副院长的女儿结了婚，尽管那女孩瘦得像根木棍。

安晓月一直瞧不起李立夏。觉得李立夏十足的市民家庭造就了李立夏满身的俗气。举止行态、说话方式都令人百看皆不顺眼，但安晓月却又不能不佩服他的本事。李立夏灵活善交，李立夏吃苦耐劳，李立夏才思敏捷。同严航相比，李立夏论文写得多，钱赚得多，学院关系处得好，上上下下的人都喜欢他。更要紧的是李立夏还评上了副教授，住上了三室一厅的居室。如此对照，严航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背景，无处不在的书卷气息以及只做学问不涉交际的派头，显得多么苍白和渺小。

安晓月有过这样的比较后，方对李立夏客气了很多。安晓

月不仅告诉了李立夏复印中心地址所在,且诚恳而温和地对李立夏说希望他能多教着严航一点,免得严航落得太后。李立夏闻此言吓了一跳。李立夏虽在老婆面前神气活现,在外社交也趾高气扬,独独在安晓月和严航这儿却总是无端地生出些自卑。严航和安晓月皆是大学教授之儿女,说话行动,一派大家风度,正气凛然,从不与人嬉皮笑脸打情骂俏,更无挑拨是非窥探他人隐私以及贪小便宜之恶气,做人做事永远认认真真,他想学他们那做派还学不过来,又如何教得了严航?李立夏想,安晓月说这话可是在嘲讽我?再不就是如人所说的世道确实变了,知识分子趋于市民化?

李立夏在复印中心找到严航。严航正在核对收款员开出的复印费。所需费用是七元八角五分,严航在他的钱包中择出几张顶旧的票子,刚刚付出,又发现尚有一张更旧的,便又从收款员那儿索回一张换上。严航从容不迫一丝不苟,一点不在乎收款员满脸不耐烦的气色,李立夏只觉好笑。李立夏问他可是自费,严航说他复印从来都是掏血汗钱。李立夏说你们学校也太抠门了。严航说节约闹革命嘛,省下一点,款待上级领导的便宴就会丰富一点。李立夏说索性把发票给我,我拿到我的科研经费里给你报销,反正数目不大。严航说大可不必。我不想揩你的油,也不想你请你的领导吃饭时少一个菜。李立夏无奈一笑。

两人步出复印中心。正是秋阳高照的日子,树叶黄灿灿的随风而落。一脚踏地,总能听到咔咔响的声音。桂花的香味也跟着风荡过来飘过去。李立夏说他想写一本书,有关高层建筑抗震性方面的。但因为书稿催得急,想请严航完成上机计算部分,书名署两人的,李立夏为第一作者,严航为第二作者。严航一听来了兴趣,问出版社方面可已联系好了。李立夏说这都没问题,一切由我办理,你只要在元旦前完成计算就行了。李立夏

掏出一叠资料交给严航。严航未接,犹豫地望着他。李立夏讶然地说,这种好事你未必还推掉不成?严航说我本欲参加元月份的“托福”考试的,现在时间很紧。李立夏说你不觉得现在再出国已经太晚了吗?以我的观点,赶在潮流之头和之中的人才捞到不少好处,而现在已是出国潮的尾声了,走在潮流之后的人必无好结果。严航说我并不想赶什么潮流,也不想捞好处,我只想去攻博,了无牵挂地做学问,不想参加这没完没了的政治学习,也不想老让人指点着你干这个行,干那个不行,更不想守一生清贫,过如此这般苦寒日子。李立夏淡淡一笑说,你还说不想捞好处,这些难道都不是?

严航到底还是接下了写书的事。因为万一出不了国,他还得在这儿过,而在这儿过就得加入评职称分房子诸类有关生计问题的各种活动。有自己的著作在手,全然能使自己在教研室的分量加重一层。严航一辈子都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有分量的人。比方他往那儿一站,整个房子的重心都朝他那儿倾斜,就像尼克松说戴高乐那样。

二

安晓月终于在一天晚上告诉了严航她在豪华歌舞厅唱歌的事。严航吃惊地一骨碌从床上翻坐起,一连问了三声:你说什么?你说什么?你说什么?

安晓月说这事是从夏天开始的,安晓月先前总是说她收了几个学生,每晚到学生家去教琴。安晓月是音乐学院的钢琴教师,正经八百从中央音乐学院分回来的。安晓月说她教几个学生弹琴乃是好赚几个外快。严航既决定考“托福”出国,断不了要花几千块钱,单靠他俩的工资,是挤榨不出这笔费用的。严航知道,社

会上欲叫儿女成名成家不惜血本买钢琴请老师的人多如牛毛,用自己的本事去赚他们一点也是情理之中。家中经济毕竟拮据,纵然万般不情愿老婆夜晚出门,为了日子,也只好默许。孰料安晓月所为竟不在他的设想之中。安晓月说一开始就没打算教琴。教琴太累小孩儿又难伺候。夏天一帮学生聚会时邀了他们的老师安晓月,聚会是一家合资的歌舞厅。安晓月是第一次进入这等环境,其舒适雅致华丽都让她大大吃了一惊。这同她早先想象中的空气污浊、装潢俗气以及男女舞客放荡轻佻之情状完全不一样,她发现她上了某些宣传的当。学生们唱起了卡拉 OK。歌子大多为港台的,低回婉转,几泣几诉,缠绵万端,整个聚会的氛围和情调都令安晓月心潮难平。于是在学生的推搡下,她也持话筒唱了一曲。安晓月在“文革”中做过学校宣传队的独唱演员,嗓音原本不错,用心唱上一曲《金瓶似的小山》,竟获得满场鼓掌。她的一个学生说,安老师你唱得这么好为什么不出来唱唱?安晓月当时是回绝了这提议的。但学生又说,你是放不下架子吧。不过以我们现在的观念,一个人只要他穷,他除了吃口饭,有件廉价的衣服穿穿其他一无所有,他就根本没架子。他靠什么来架住自己呢?安晓月低头看看自己身上这件自剪自制的布裙子,与她的学生轻柔飘逸的丝绸裙相比,的确黯淡。学生又说以安老师的水平和人格,安老师应该是活得最好的人。但安老师你却很清贫,因为固守清贫而眼睁睁看着一些平庸之辈呼风唤雨挥金如土,又感到世道不公,感到了不公平之处却又无处诉说,说了也没人听你,便只好缄口。缄口的结果是觉得窒息觉得压抑。如果这样,何不豁出去放开喉咙唱个痛快?让歌声帮助宣泄,使身心健康,更何况可以大大地改善生活条件。安晓月在那天才发现她过去一点也不了解她的学生,也是在那天才发现她居然也一点不了解自己。安晓月当时什么也没说,只一曲又一曲地唱歌。隔了三日,

她终于找到学生,托他为之寻一歌舞厅。一星期后,安晓月便成了豪华歌舞厅隆重向舞客们推出的高雅之星,艺名乃“潜然”,取潜然泪下之意。安晓月每夜的报酬由二十元陆续升到五十元,四天的唱歌便顶了她在学院一个月的报酬,这轻轻松松的收获更使安晓月乐此不疲。

严航原本怒火胸中烧的。严航打算让安晓月交代完毕后便大发一通雷霆,而后禁止安晓月晚上出门。然而待安晓月说到她每日所得报酬时,严航烧得万丈高的怒火渐渐地转换为一种极端的惊讶。他心里极为熟练地算起了账:一天五十元,十天五百元,一个月三十天,五百乘上三乃一千五百元。这笔对于严航来说相当可观的钱数堵住了严航的喉咙。严航好半天才支吾出一句,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呢?

安晓月说因为我知道你要考“托福”,你要交报名费,你还要给美国的学校寄报名费,我想要你拿一千五百块钱去换两百美元。我若不告诉你实情就说不出这一大笔钱从何而来。

严航无语地躺下。他的确需要这笔钱。但他又十二分地不愿意安晓月去歌舞厅唱歌。那是他的耻辱,就好像他让自己高雅的弹钢琴的妻子沦落到烟花之地做歌女一样。安晓月说别做这么副悲壮样子。那边的人都是兼职唱歌的,进进出出自在得很,比你们学院的教授讲师神气。现在的局势你明白不?一提唱歌的,人人都羡慕,一提教书的,个个都同情。该是由我来为你做这副悲壮才是。严航说你最好把你刚才说的话都吞回去。但他说完这话的同时,却把安晓月的手紧紧地握了一握。

三

李立夏要来取稿,且说午饭便在严航处吃了。严航忙不迭

地收拾屋子,清理房间。自从安晓月挑明她在歌舞厅唱歌,每月挣一千五百元之后,便晚睡晚起。起来后不是匆匆赶去学院教钢琴课,便是自己伏在琴上反复弹奏。家务劳动不知不觉地全部转移到了严航那儿。严航牢骚了几次,都叫安晓月严词驳回了。安晓月说我日夜工作,挣双份工资,不就是为了支撑这个家,支持你的事业,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从我这儿分担一些劳累去呢?严航理智地想想觉得安晓月说得没错,但从感情上却怎么也扭不过弯来。安晓月因钱而无形中将自己抬高了,对他严航却采取了俯视。而他严航钱挣得少,并不是等于没本事,乃是这个社会并没按照本事大小来付酬。他没有理由非得在安晓月面前气短三分。他既是男人就得是这个家的主心骨。由此一想,严航也懒得做家务,任其凌乱不整,无人做饭菜便吃食堂。安晓月忍得他也就忍得。如此这般抗衡,两人遂形成僵局。安晓月说我这次就不让步,难道男人就不能做家务?

然而李立夏却要登门。李立夏是严航的客人,又是严航这本书的合作者,是因为有了李立夏才有了他这次出书的机会。严航不好怠慢李立夏,只得向安晓月举了白旗。他花了一小时将家里四处清理打扫了个干净。安晓月扔得一床的乳罩三角裤以及衬裙腹带之类,也只能由他动手一一叠挂进柜。严航想我堂堂大学讲师竟得干如此之事,真乃三生不幸。安晓月斯时仍端坐在琴前,叮叮咚咚弹得个高山流水,甚至连头都没回一下。严航恨不得一脚踹过去。但李立夏却即将来临,安定团结顾全大局当放在首位。

严航对安晓月说立夏来了你让他坐会儿,我到食堂门口买点卤牛肉。安晓月在一个低音键上敲了一下,算是答应。

学院食堂为了方便教职员工,或许也是为了自家赚钱,每天在食堂门口摆开摊子卖些熟菜。买者虽然都是自己同院的人,

但卖家克扣斤两却半点也不含糊。每遇此类事,严航定是要咬紧牙关同他们奋争到底。这回两斤牛肉严航又专门到一个水果摊上复了秤,居然少给了一两半。严航怒冲冲折回食堂的熟食摊。还没来得及开口,持秤者便说又是你又是你!只有你总是扯皮。严航说你斤两不够。持秤人说,多巧,为什么一到你头上就少了?怎么别人的都不少呢?严航冷冷地说别人愿意被你们克扣我不愿意。持秤人说,莫说得这么雅,不就是为几个小钱?真是舍得花时间!喏,补给你,起码多了半两,你总知足了吧?严航说,你把多的半两拿走。告诉你,我不想多要你的,但也绝不能让你多占了,该多少就是多少,我要的就是这个道理。持秤人“啮”了一声,反唇相讥道,你还以为世上蛮多道理可讲哩。而今讲的就是钱。你想用少少的钱买多多的东西,我想用少少的东西卖多多的钱。成交了就是道理。严航说让你这人去搞对外贸易倒不错,这样中国就发财了。严航说完拿了牛肉扬长而去,边走边暗自骂了一句:真他妈混账!

李立夏还没到,安晓月倒是挂上了围裙卷着衣袖,在水池边剖鱼。安晓月说怎么去这么久?严航说他们短我的秤。安晓月说,你又跟人家吵得天翻地覆是不是?你总是这样,为了几毛钱,一点面子都不顾。原先没钱争吵一下还可以理解,现在我一个月拿回一千多,你又何必还做那么个穷酸相叫人家食堂的人瞧我们不起?严航紧紧地盯着安晓月。待她说完,严航仿佛想了几秒钟,将手中的牛肉狠狠朝水池砸去,并怒吼一声:“你放屁!”安晓月尖叫着跳到一边。

偏这时李立夏进门了。严航终于没弄出个安定团结的氛围来接待李立夏。倒是李立夏善于察言观色见风转舵,立即上前揽了严航的肩头,笑着对安晓月说这老兄居然也会发火,我还真是头回见识。然后拍拍严航说我来时见你们学院门口一家叫

“笑口常开”的餐馆挺不错，说是正宗川菜，很对我胃口，我们去那儿坐坐，我请客。

安晓月直到李立夏和严航走得没影了，也没明白严航为什么突然会发那么大的火。

四

严航考“托福”的时间日渐逼近。严航已顾不得安晓月同他之间的冷战了。往日两人争执，多是严航赔不是，而这回严航毫不理睬冷若冰霜成日气鼓鼓的安晓月，严航想考完了再说。

严航交报名费那天，顺道去看了看李立夏。李立夏已分得三房一厅，屋里装饰得很气派。大彩电大冰箱录像机录音机很是齐备。墙上贴了壁纸，地上铺了地板，连窗帘也一律金丝绒的一直垂到地面。严航不明白，李立夏也不过如他一样的大学教师，何故可以豪华如此，全然像个暴发户。

李立夏仿佛看出严航心思，笑道，这屋里的所有东西，都是老婆挣来的。我在这个家，用她们那拨人的话说，属于吃“软饭”的。严航问，什么软饭？李立夏说就是靠老婆呀。严航说，你老婆不是在中学教外语吗？李立夏说早跳槽了，跟着她堂兄在办公司哩，是个合资的，坐在那里玩一天就抵了咱们四五天的劳动。严航苦笑一下道，你我同命相怜，我也在吃软饭。安晓月在外面唱歌，挣的钱以绝对优势压倒我。李立夏说：噢？

严航问了一下出书进展，李立夏说买书号花了六千元。另外七七八八加起来还得花上三千多，有两个人联合起来赞助了一万。但有个条件，就是书上署上他们的名字。严航怔了一下，问：怎么个署法？李立夏说，你放心，往咱俩后面排呗。没法子，没有这种赞助，书就出不来，为了书，只好忍这一口气了。严航

想想也是。

李立夏送严航下楼时，信口问及考“托福”一事。严航说，刚刚交了报名费。李立夏说，对了，我必须提醒你一下，你得设法打点一下考试中心的人。严航说，有必要吗？李立夏说，太有必要了。首先他能给你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座位，比方死角一点的，巡查时不易发现你的动作，其次收卷时他可以晚一点收你的。考“托福”哪怕多出三分钟也是极有用的。李立夏的话令严航连连点头。回家一路，严航都在想这件事。如此低三下四去求人，的确很窝囊，但换个角度，低一回头乃是为了将来长久地抬头，又何尝不可呢？勾践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遂而称霸。他严航亦须能屈能伸才是。

严航欲径直去商场，可他一摸兜里，发现没钱。经济大权一向由安晓月掌握，打点人家需得买礼物，这不是三五块钱所能解决的。因此，首先得过安晓月这一关方可领出资金。严航想，看来非得豁出点时间来同安晓月讲和了。

安晓月中午从学校回来时，严航已将饭菜做好。其中有安晓月最喜欢吃的红烧鱼。安晓月惊异了一下没表示什么。安晓月已连吃了一星期食堂，原先心里头的一点点小赌气已让这一星期的饭菜酝酿成了熊熊烈火。安晓月想你严航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还让我来巴结你？当初严航同安晓月结婚时两人有过君子协定：如若吵了架，矛盾不过夜，由严航先找安晓月讲和。严航因为一心要跟安晓月结婚，生怕安晓月在她的同行中另外相中一个，故满口表示他一定能够做到。然而这回，只为一丁点儿小事，也就是安晓月说严航不必跟卖肉的计较这么点鸡毛蒜皮不如的事，严航居然一直同她冷战，几天来居然没有一点求和之意。及至现在，她安晓月已经忍无可忍了。严航却弄出一桌菜来献媚于她。安晓月心里冷冷地想，你不觉得太晚了么？

严航为安晓月盛了饭，看着安晓月大模大样坐下去连看都没看他一眼便动筷子夹鱼。严航热情霎时减退几分，一边心道你他妈也太那个点了，一边又极力劝慰自己冷静冷静。好汉不吃眼前亏。她归根结底也是老婆。严航说，味道怎么样？安晓月没吱声。严航说，上次是我粗暴，我不对，这桌饭菜算是我给你道歉的，行么？安晓月说，我无所谓，道歉和不道歉又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意义？严航说道歉是为了讲和。一个家庭应该有个好的家庭氛围。安晓月说，前几天怎么没想到氛围问题？今天才醒悟？严航说前几天忙。安晓月说，那我告诉你，这几天我忙！严航语塞了，他只好默默吃饭，不时地看安晓月脸色以寻机会说话。

严航收拾罢桌子洗了碗，进卧室时，安晓月已脱了外衣拉开了毛毯午睡了。严航凑了上去，吻着安晓月的面颊轻言细语道，算了好不好？这样冷战多没意思。你知道我是很爱你的，给我一个台阶下。安晓月流下了眼泪。安晓月说我还以为你不理睬我会过得更快活哩。严航说，哪里呀，我心里急得要死呢。马上又要考试，立夏说最好打点一下考试中心的人。我腰无分文，不找你简直寸步难行。安晓月说，这么说你是为了要钱才同我讲和的？严航说当然不全是。安晓月说，你讲老实话，如果不要钱，你是不是今天仍不理我？严航老实答道是。不过，我一考完“托福”就会找你讲和的。我心里一直这么想的。安晓月一头扑到枕头上，大声哭了起来，边哭边说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严航说我是想考“托福”时间太紧，讲和得花很多时间。所以……所以……安晓月驳道，现在讨钱就不怕花時間了？你把我当成了你的什么？银行？还是蓄钱罐？严航说别讲得这么难听。我要钱买点礼物送人，无非是想分数考高点。分数高了好拿资助，我到美国去攻博，半年后你去探亲，也可以再深造深造，

不很好么？我们的利益应该是一致的。目标也应该一致，何必造成这种分裂局面？安晓月说，你严航不是一向吹嘘自己有本事吗？怎么不靠本事吃饭而落到打通关节这步？严航说有备无患。再说你不是叫李立夏教着我一点吗？这就是他教的。

安晓月不再理严航，自顾自地哭泣。严航来回地在屋里踱步。他在心里掐算时间。从上午到眼下已浪费了三个小时。三小时他差不多进行了一次模拟考试。严航踱了几十个来回，终于耐不住了，再次俯下身，推推安晓月说，晓月，你得支持我才是。为我们能早日双双赴美着想，别使小性子了。安晓月冷冷地说各人靠各人的本事打天下，你又何必求我？你堂堂大男人一个，百事都放不下架子，又何必为点钱放下架子呢？更何况我在这里生活得挺自在，我也不见得想去美国。不要把你想去美国说成也是我的利益。严航一怒而跃起，大声道，安晓月，你也不要逼人太甚。有了几个钱何必那么嚣张！我既搬给你梯子请你下来，你何苦推梯伤人。安晓月说我只是觉得你搬梯子的动机令我恶心。严航说，那你就恶心好了！

严航说罢，摔门而出。他没有工夫继续同安晓月斗嘴，他还有许多的事情得做。

严航骑着自行车一口气蹬到远在郊外的地质大学。他的父母双亲居住在这里。他们都是大学教授。虽已退休，两个工资合起来过日子也还绰绰有余。只是严航知道他的父亲钱捏得很紧。发了工资即去书店，买回一些书堆在两个房间里收拾都收拾不过来，却依然如故。家里的陈设简直比一般苦寒之家不如。唯有彩电一台显得有点现代气息。严航曾为他们如此刻苦自己的生活同他们争辩过多次。每次争的结果都是被父亲吹胡子瞪眼臭骂一顿。久之严航也学聪明了，听任他们如此这般，每次回家便与父亲讨论学问，由着父亲兴致勃勃地翻翻这本书考证点

什么又翻翻那本书研究点什么。听罢细细品味,严航倒也觉得颇有教益。

严航敲开家门,父母午休尚未起床。家里的小阿姨接待了他。小阿姨平素就睡在客厅里。三室一厅的房子,两间住了书,另一间乃严航父母卧室。客厅便成了杂货厅一般。放了沙发和小阿姨的窄床,外加一张油漆已磨得差不多了的饭桌。墙角还堆了些破纸盒和乱七八糟的鞋。严航读大学时,甚至从来不好意思将同学带到家里来。

严航到书房寻张椅子靠下,随意地翻起一本书。书是父亲翻阅过的。紧要处被红笔画了圈:

陈眉公醒世三十六语

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 命里有时终须有,钻甚么? 前途止有这些路,急甚么? 不礼爹娘礼世尊,谄甚么? 弟兄姊妹皆同气,争甚么? 荣华富贵眼前花,恋甚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愁甚么? 奴仆也是爹娘生,凌甚么? 当权若不行方便,逞甚么? 公门里面好修行,凶甚么? 刀笔杀人终自杀,唆甚么? 举头三尺有神明,欺甚么? 文章自古无凭据,夸甚么? 他家富贵生前定,妒甚么? 前生作孽今受苦,怨甚么? 补破遮寒暖即休,摆甚么? 才过咽喉成何物,馋甚么? 死后一文带不去,慳甚么? 前人田地后人收,占甚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甚么? 虚言折尽平生福,谎甚么? 赢了官司输了钱,讼甚么? 是非到底自分明,辩甚么? 人世难逢开口笑,恼甚么? 暗里催君骨髓枯,淫甚么? 十个下场九个输,赌甚么? 治家勤俭胜求人,奢甚么? 人争闲气一场空,恨甚么? 恶人自有恶人磨,气甚么? 冤冤相报几时休,仇甚么? 人生何处不相逢,狠甚么? 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么? 谁人保得

常无事，消甚么？穴在人心不在山，谋甚么？欺人是祸饶人福，卜甚么？

严航读罢其父所圈文字，不觉好笑。笑完信手从笔筒抽出一支铅笔，写下眉批：“既如此，明知人生终将死，活甚么？”

正写时，严航听得隔壁父母起床的声音，匆匆写完，搁下书，走了过去。

严航说他想借一百块钱。严航的父亲原本见严航回家满心高兴，恨不能立即走进书房，拿他这几日所读的书讲述一番。他已好长时间没有听众了。岂料严航此番来不是倾听教诲，而是来借钞票，不由火头往外冒。说你父母皆为毫耄之人，你怎好意思来开口要钱。严航说我不是要，只是借借，很快就还。而后便说起自己的状况以及同安晓月闹了矛盾的事。严航的父亲说，我就知道你才疏志大，好高骛远，自己本职的工作都干得不过如此，还想入非非要去美国。你以为美国就好活？仰头摘银，低头拾金？严航说你借就借，不借就不借，何必见人就是一顿教训。我也是大学讲师了，不是什么糊里糊涂的小毛孩子。严航的父亲叫严航顶得一时还不了嘴，半天才“哼”了一声说，命里有时终须有，钻甚么？严航原本也想回一句，死后一文带不去，慳甚么？但没说出口，毕竟他只是儿子。

严航的父亲示意严航的母亲拿了一百块钱，言之凿凿地向严航交代，一个月内必须还来。严航拿了钱返身就走。他母亲叫道在家吃了晚饭再回吧。严航说，不了，我事情还挺多的。他走到客厅还听父亲叨咕了一句，一生都是命安排，求甚么？严航暗自发笑，真老糊涂了。想起过去，他父亲从来都是教导他不要听信命运摆布，要永远奋斗。整个人类社会就是靠不息的奋斗，靠不屈服命运才得以进步得以强大的。而现在，他严航开始奋斗，开始不听信命运摆布了，他的老父亲却屈服了，要自己和儿